

独特的哲学阐释 极致的文学体现

俄罗斯 的 弥赛亚意识

救世主义思想和大国理念

有效的经济保障和强大的政治依托

深厚的宗教基础

贯穿俄罗斯社会千年发展史

郭小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俄罗斯的 弥赛亚意识

郭小丽 著

本书的出版

得到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河北省社会

科学重要学术著作的资助，

并得到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支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郭小丽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ISBN 978-7-01-007742-0

I. 俄… II. 郭… III. 民族精神-研究-俄罗斯 IV. C955.5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194 号

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

ELUOSI DE MISAIYA YISHI

郭小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62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07742-0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www.peoplepress.net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叩问心灵的文化追寻

这本书讨论弥赛亚意识，不是把它当作宗教现象或某种知识，也不是当作一个科学术语或理性概念。作者开宗明义说，她视弥赛亚意识（俄文词是 **мессианизм**，音译“弥赛亚主义”，意译为“救世主义”）为俄罗斯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观念。她研究的主题，就是弥赛亚意识所扮演的文化观念这一角色。

文化观念（**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цепт**）一语，在俄国以至欧美等地现在广为流行，不过理解上颇多歧异，说起来一言难尽。但有一点至关重要，这种文化观念是人们把握、概括、传达民族文化思想与精神的语言形式，不言而喻也就是文化思维与文化交流的基本工具。如果说文化现实是物质性的存在，一切文化无不形之于外，或是典籍，或是实物，或是行为；那么，一切文化又无不寓意于内，借助典籍、实物、行为生发出并传递着意义、思想、价值、追求、精神。在这里，物质与观念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只是研究者出于特定目标，可以把目光锁定于文化的外在表征方面，或是文化的内在意蕴方面。

很自然地，当我们想深入俄国人的精神世界，探秘俄国文化的精髓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一连串自出机杼、微言大义的文化观念，例如 **русская идея**（俄罗斯思想）、**всеединство**（大一统）、**соборность**（聚议性）、**евразизм**（欧亚主义）……当然还少不了此书的主角 **мессианизм**（弥赛亚意识）。在当今的文化学者眼里，扭住这些核心的文化观念不放，就是牵住了牛鼻子，

就能够大体参透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俄国的汉学家也是这样，近年来为了从整体上概括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着重研究了道、阴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等中国文化特有的核心观念，面对浩瀚无涯的中国文化，终于摆开了高屋建瓴之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从核心的文化观念入手直逼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策略何以会奏效呢？其中的道理，本也是显而易见的。分析一下前面所举中俄文化观念的内涵，两相对照不难发现，中俄之间无论观念怎样不同，它们的指归却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民族对宇宙、社会、人三者的基本见解和立场。在欧洲文化中，这是所谓哲学本体论的终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天道地道人道。用我们习惯的现代语言说，则是涉及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永恒问题。说来让人不胜惊奇和振奋，人类不论处于何时何地，在文明进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构建自己心灵的世界图景。对世界终极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逐渐形成并发展为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正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决定着一个文化的整体面貌、特色、运作和走向。所以，文化观念的研究，尤其是一些核心文化观念的综合考察，意义远远超过观念本身。可以说，观念分析才是认识俄国人文化精神真谛的必由之路，无可替代。

诚然，世界终极问题也好，核心理念也好，基本精神也好，它们都是理解与阐释文化观念的结果，是由文化观念生发出来、导引出来、概括出来的。这里的文化观念，是形诸词语和逻辑范畴的形而下的东西；这里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则是寓于文化观念之中的形而上的东西，属于意识与思想的范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两者不可混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即不离的关系，思想与精神脱离不了文化观念这一载体，文化观念又不能牢笼和穷尽思想和精神蕴涵。正是不即不离的关系，给观念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文化观念的本质是什么，在国外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我们

不妨根据中俄文化的资料，也来分析一下核心观念的内涵。形成文化观念，至少得有三个要素参与。一是文化现实，二是文化主体（民族或个人），三是体现于文化观念之中的世界图景。粗略地说，文化主体与文化现实相互作用，产生基本的文化观念，即主体对宇宙、世界、人的见解。但若仔细考察，其中有不少值得深究的问题。

第一，文化观念的世界图景，同文化现实处于怎样的关系中？

文化主体在文化观念中是认识和反映了文化现实，抑或是建构创造了世界图景？我们说：是认知也是创造，本质上是创造。在文化思想的发展中，绝对照原样复制现实是不存在的。认识野蛮和无序，从来就是为了创立文明和秩序，文化的意义全在于此。文化观念正产生于对生活现实的认知、反思、分析、提炼、升华、规范、建构的基础上，所以是精神创造的成果。

第二，文化观念是人的理智思辨，抑或是人的心灵情感？是人的客观认识，抑或是人的主观感受？

这实际上是个伪问题。把文化思维分割为可靠的理智与不可靠的情感，把文化思想分为可信的客观与不可信的主观，根本有悖于思维的现实，是现代西方片面标举科学理性的负面结果。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与意是分不开的，统一于“道”的探求中，即事物法则的探求中。试想，倘如没有以人为本的精神，缺乏博大的仁爱之心，怎么可能创造出中国古代那些重要的文化观念？！情意统一观，理智与情感的交融观，应是我们理解文化观念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第三，文化观念是现实的规范，还是追慕的理想？是重在总结过去，还是重在把握未来？

文化的特性就在于世代的积累与传承。总结历史的经验和反思自己的作为，当然是基础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从中预见民族文化的开拓走向与理想境界。因此，核心的文化观念渗透着文化

主体的愿望和意志，激情与崇尚，信仰与坚毅。

第四，文化观念是一种真理性的知识见解，还是对世界图景的价值判断？是世界不容置疑的正道法则，还是民族心智的永无止息的求索？

面对种种文化思想和精神现象，显然不能用非真理即谬误、非真实即虚假的简单两分法来鉴别。不同民族创立的文化理念多种多样，它们能世代流传，必然有其内在的根据和合理性。而首先，它们是民族心灵在炼狱中获得的智慧，是生命经受苦难煎熬的醒悟。这在核心的文化观念中感觉尤为突出。因此，文化观念说到底是一个民族褒贬生存状态的价值判断。作为回应，我们的责任该是理解、理解、再理解，怀着虔敬去叩问民族的心灵，而不是居高临下，动辄滥用生杀予夺的裁决。

多半因为关注过文化观念，有过些思考，我见到这部救世主义的研究，顿觉眼前一亮。

题目选得好，举足轻重，也聚讼纷纭，激发讨论的热情。又难得是系统而独立的视角，并非蜻蜓点水，并非人云亦云。更难得的是，透过这一核心观念，还尝试去探求俄国人的文化精神。只就这几点说，作者的文化研究已处于学术的前沿，立论颇多新意，阐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深刻从哪里来呢？一则，作者下功夫追溯了救世主义这个概念的整个历史演变，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了它自形成到发展到广泛传播的原本含义与后世的生发再创。二则，作者把这一文化观念摆到民族文化整体中考察，联系相关的核心文化思想，梳理辨析，观念的文化价值和功能便在比照中彰显出来。三则，也是我感到特别可称道的一点，作者自觉地强化了中国文化的立场：秉承中国文化的精神去看待俄国文化，尊重别人，信任别人，宽容海纳，又不失自我。同时，自然也着重以中国文化经验作为参照系，去思考和接受俄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

这样，作者实际上便在摸索一种对话的研究方法。面对思考

的对象——俄国文化，作者视它为有机的生命体，是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与我们在地球村里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伙伴。研究它，就是向它询问、倾听，同它交流、切磋，调动自身的资源以己观人，也借鉴对方经验以人观己。如此去来往复，一步步接近民族文化的真知。每一项具体的研究工作，就像这本专著，不过是对话交流的一个环节，一个回合。因此，作者发表在书中的见解论断，并不覬覦什么不易之理，不朽之说，充其量只是提出与人商榷的一得之见。然而，正是对话过程中的视角之辨，言意之辨，立场交锋，价值权衡，以至致思路径、审视方法等等，充分展现出思想的博弈与消长，让人们目睹民族文化的精微奥秘。

我想，完全可以期待，作者在此书之后还将有第二轮、第三轮的对话成果问世。

白春仁

2009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总论	21
第一节 弥赛亚意识——俄罗斯思想的主旋律之一	23
1.1.1. 强国之道有赖于民族思想的健全	23
1.1.2.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32
1.1.3. 其他民族的上帝神选思想	44
第二节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相关研究	49
1.2.1. 19 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领域的弥赛亚意识的 发展与研究	50
1.2.2. 俄罗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弥赛亚意识专题研究	60
1.2.3. 西方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领域的弥赛亚意识研究 ——帝国研究与革命研究	71
第三节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研究方法论探究	82
1.3.1. 俄罗斯人文学科研究的转向——文化学	85
1.3.2. 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90
1.3.3. 文化学的建构及其研究单位——文化观念	96

第二章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探源	99
第一节 弥赛亚意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起源及演变	100
2.1.1. 犹太教中的“弥赛亚意识”——神选民族与应许之地	100
2.1.2. 基督教中的弥赛亚意识——耶稣基督和千禧年	105
2.1.3. 东正教弥赛亚意识的特点——正统性和政治性	112
2.1.4. 俄罗斯东正教弥赛亚意识的特征——神秘主义与神人类思想	119
第二节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地理人文因素	128
2.2.1. 自然环境与弥赛亚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131
2.2.2. 边际文化与东西方问题	138
2.2.3. 多民族性对弥赛亚意识的发展和促进	147
第三节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历史积淀	151
2.3.1. 圣罗斯——神圣君主与神圣民族	151
2.3.2. 古罗斯的末世情绪	154
2.3.3. 古罗斯的历史观——圣经故事在罗斯的重演	161
第三章 “莫斯科—第三罗马”说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文本符号	168
第一节 “第三罗马”说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169
3.1.1. 第一罗马——西罗马帝国	169
3.1.2. 第二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	171
3.1.3. “第三罗马”说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	173
第二节 “第三罗马”说的内容及其政教合一性	181
3.2.1. “莫斯科—第三罗马”说的内容及动机	181
3.2.2. “第三罗马”说的“交响乐”	187
3.2.3. “第三罗马”说的政教合一性	189

第三节 “第四罗马”与俄罗斯帝国思想	193
3.3.1. 16—17 世纪“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的普及和 深化	193
3.3.2. “第四罗马”的建立	203
3.3.3. “拯救世界”狂想曲中的爱国主义	207
第四章 时间纬度上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	218
第一节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中的历史时间问题	220
4.1.1. 弥赛亚意识的线性时间维度历史观	221
4.1.2. “莫斯科—第三罗马”说中的末世论和千禧年 理念	225
4.1.3. “上帝之国”的召唤	232
4.1.4. 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中俄文化的对比	236
第二节 面向终极的弥赛亚意识	245
4.2.1. 俄罗斯真理的具象——沙皇	245
4.2.2. 俄罗斯真理的抽象——众人朝圣的基杰日城	253
4.2.3. 俄罗斯的乌托邦思想	260
第三节 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方法——创造	269
4.3.1. 改造是物质复活的手段	270
4.3.2. 革命——改造人间的活动	277
4.3.3. 改造世界的动因——合而为一的两个世界	288
第五章 范围空间纬度上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	295
第一节 有关拯救的范围空间纬度问题	296
5.1.1. 拯救是爱者与被爱者的对话	297
5.1.2. “我一他”对话的中介——“爱”与“普世同 情心”	301
5.1.3. “我”之于“他者”的特殊性	307

第二节 苦难意识与牺牲精神	309
5.2.1. 十字架上的苦难	310
5.2.2. 受难的沙皇与受难的人民	318
5.2.3. 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苦难	326
第三节 上帝拣选的英雄民族及其悖论	337
5.3.1. 担负救世使命的英雄民族	337
5.3.2. 英雄民族的悖论	343
5.3.3. 坚定的英雄主义时期	360
第六章 弥赛亚意识的时空体与全人类性	367
第一节 聚议性与全人类性	369
第二节 从聚议性到大一统	376
第三节 巨大的东西方与全人类性	381
第四节 全人类思想的实践及其矛盾性	394
第五节 弥赛亚意识与全球化理念	402
专著文献	411
跋	421

自序

—

俄罗斯研究有多种视角，其研究方法也不拘一律。从文化观念切入国别研究就是一种尝试。^① 这种方法是把文化观念作为具体的研究单位，对民族的思想史进行结构的和解构的分析。任何一种民族思想都由若干文化观念组成，因此，把文化观念作为研究单位，就可以把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体系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地剖析民族的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俄罗斯思想就是由“弥赛亚意识”、“聚议性”、“大一统”等诸多文化观念组成的。这些观念之间既存在本质区别，又相互发生渗透和作用，最终综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有别于他者民族思想的俄罗斯思想体系。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孤立的文化观念都不能穷尽俄罗斯思想的全部内涵。尽管如此，在众多的文化观念中，仍有某些核心观念，研究它们及其相互关系，便可以尝试着去理解“理智无法企

^① 所谓文化观念，就是对文化现象在感性基础上建构抽象概括的结构模式，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离散单位，是情感、评价、联想、认识、价值判断的过程，它兼具主观和客观特性，其内涵与外延并不因时代的改变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具有超稳定性。

及的俄罗斯”（丘特切夫语）。弥赛亚意识便是这样一种核心观念。当然，这种研究甚为庞杂，且与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潮流不大合拍。但研究可以有很多视角，这里只是选择最为主要的内容作为切入点，审视前因后果，再由果究因，以图从思想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既成事实中找出一些规律，勾勒出变化的大致景象，不求事无巨细和面面俱到。

弥赛亚（希伯来文 Mashiah, 古希腊文 Messiaj, 俄文 Помазанник）原本是个宗教概念，意为“受膏者”。古犹太人封立君主和祭司时，受封者额上被敷以膏油，表示 he 可以与上帝沟通。犹太亡国后，传说上帝将派遣一位“受膏者”（即弥赛亚）来复兴国家，于是亦称“复国救主”为弥赛亚。植根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把基督耶稣视作弥赛亚，末日到来时，基督二次降临，拯救所有的信徒，历史将迈进千禧年（千年王国）。因此，弥赛亚意识与末世论、神选、拯救、千禧年等特殊宗教理念密不可分，是众多观念的综合体。然而，所有的弥赛亚意识都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核心内容，并阶段性地在基督教世界中体现出来：其一是对世界终极问题的思考；其二是人选问题——谁是解决世界终极问题的人选；此二者都与绝对（上帝）密切相关，因此，任何一种弥赛亚意识从根本上说都是宗教意识的产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弥赛亚意识是个单纯的宗教概念，从宗教视角就可以揭示其本质。在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对社会政治、哲学以及整个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使得它获得了特殊的性质，这是一个集宗教、哲学、社会、政治等因素于一身的复杂概念，也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核心理念。

一般认为，在此前一千年的俄罗斯历史中，民族思想曾有四种明确的表达方式：①神圣罗斯；②“莫斯科—第三罗马”说；③东正教、君主专制、人民性；④我们的目的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21 世纪的时候，俄罗斯提出了第五个明确的民族思想——强国思想（又称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这些

表达方式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贯穿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主线是什么？下面分别分析。

第一，神圣罗斯。俄罗斯思想的发端可追溯到 11 世纪，督主教伊拉里昂在《法与神赐说》（1037—1050 年）中最早表达了民族的自我意识。作者认为，第一个接近上帝的是犹太人，最后一个接近上帝的是罗斯人，^①而上帝青睐最后一个。这种思维逻辑源自《圣经》，书中多处重复这样的思想：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②最后一个加入基督教的罗斯民族不是普通的民族，而是一个新的、神选的民族。“人类的上帝光顾了我们的大地”。^③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民族最终会向世界道出自己神圣的“言说”。^④可以说，伊拉里昂第一个提出了罗斯的使命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问题。古罗斯另一部典籍《往年纪事》同样渗透着神选理念，作者涅斯托尔通过对祖国历史的描绘，传达出这样一种思想：罗斯的历史不是普通民族的历史，而是《圣经》故事在人类历史中的再现。罗斯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罗斯的历史是“神选民族的历史”。^⑤第一部罗斯法典《罗斯真理》同样强调了古罗斯的神圣和神选理念。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神圣理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因为人们把苦难当成天降大任于斯的先兆，认为这是上帝的考验和惩罚，是神圣的苦难，表明罗斯民族是继犹太民族之后的上帝选民。

① 按照当时的纪年方式，罗斯定基督教为国教的时间是 6496 年，当时人们认为，上帝创世的七天等于人类的 7000 年，在人类处于最后一个千年的时候，罗斯接受了基督教，因此，伊拉里昂认为，罗斯是最后一个接受基督教的民族。

② 参见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③ 《法与神赐说》，<http://www.vehi.net/oldrussian/slovo.html>。

④ 在《圣经》中，“言说”一词本身就具备“神圣性”，因为“言说”经常特指上帝的言辞和旨意。

⑤ B. A. 乌斯宾斯基著：《鲍里斯与格列布》，莫斯科，2000 年，第 40、48 页。

第二，“第三罗马”说。15世纪，蒙古鞑靼人被罗斯人打败，巧合的是，1453年曾经不可一世的拜占庭帝国也告消亡。在罗斯人看来，拜占庭由于背叛上帝唯一正宗宗教而遭到毁灭，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有资格做东正教的下一个载体，那就是俄罗斯。于是，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提出“第三罗马”说（西罗马帝国被视为第一罗马，拜占庭被视作第二罗马）：“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国不会落入他人之手。”^①他认为，俄罗斯作为最后一个罗马，作为世界上唯一正宗信仰的载体，应担负起拯救世界的使命和责任，让全世界人民免受邪教侵害，并带领他们走向上帝之国。“第三罗马”说这一本书符号的内涵便是弥赛亚意识。从此，成为世界大国和拯救世界的理念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俄罗斯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成为民族社会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第三，三位一体说。俄罗斯的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于1833年提出了“东正教、君主专制、人民性”的官方理论，这种“三位一体”的思想以文学和形而上的宗教哲学面貌体现出来。^②简单地说，所谓“三位一体是指：一、东正教是唯一正统的、上帝的宗教。二、君主不是外在于人民的独立现象，他与人民一体。三、有了君主这位救世主，人民才完整而坚强有力，才可以走出苦难，得到拯救。四、俄罗斯君主的独特性以及人民对

^① A. П. 扎比亚克著：《古罗斯文化起源》，莫斯科，2002年，第266—267页；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内涵》，莫斯科，1997年，第248页。

^② B. O. 克柳切夫斯基著：《俄罗斯历史教程》，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kluchev/kllec08.htm — 35k.

他的信仰使得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与众不同。于是，东正教、君主与人民便组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完成上帝赋予的世界使命”。这种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的作品中有着充分论述。苏联解体前后，有人重新提出这种思想模式，尤其是普京执政之后，三位一体的概念继19世纪之后被再度引起关注。

第四，“我们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苏联时期的主导性思想就是把俄国革命像种子一样传遍欧洲和整个世界，“苏维埃——世界的灯塔”、“苏联是全人类的解放者”等一系列口号就是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的体现。此时，弥赛亚意识经过千年的洗礼，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已无须以任何宗教为借口或外衣，便可直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因此，别尔嘉耶夫在“第三罗马”说中看到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俄罗斯人民没能实现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理念。17世纪的宗教分裂显示出，莫斯科王国并不是第三罗马。当然，彼得的帝国更没有实现第三罗马……”然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人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俄罗斯，取代第三罗马的是第三国际的实现。而且，第三罗马的诸多特点转移到了第三国际身上。第三国际也是神圣的王国，同样建立在一个正宗的信仰基础上。西方人不懂得，其实第三国际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俄罗斯的民族思想。”^① 别尔嘉耶夫继而明确指出了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内涵和起源：“俄罗斯共产主义比大家惯于认为的更具传统性，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② 当然，别尔嘉耶夫对“共产主义”概念本身的理解还有待商榷，^③ 但有一

① 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内涵》，莫斯科，1997年，第371页。

② 同上书，第411页。

③ 弥赛亚意识的最终目的是进入上帝的千禧年王国，在这个上帝之国里没有剥削和压迫，只有公正和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与弥赛亚意识的终极目的确实存在某些相似性。